

打洋人，以收兩敗俱傷之效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載漪搖身一變，統率義和團，“頗估攬權勢，正覲國家有變，可以擠擯德宗，而令其子速正大位”（《庚子西狩叢談》）。載漪和載瀾在義和團中煽動“殺一龍”，欲對光緒帝下毒手。大阿哥溥儀也仗勢當面“呼（光緒）帝為鬼子徒弟”（《清史紀事本末》）。他們指揮圍攻東交民巷各使館。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（庚子，1900年8月14日）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慈禧太后於次日挾持光緒帝及臣屬逃往西安。派奕劻、李鴻章等人議和，於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（辛丑，1901年9月7日）簽訂喪權辱國的《辛丑北京條約》，按當時中國人口計算，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，分三十九年付清，年息百分之四。本息共計高達九億八千二百多萬兩；因德國公使克林德與日本書記官杉山彬被殺，派醇親王載灃、戶部侍郎那桐為專使分赴德日謝罪；撤銷中國首都國防劃定使館特區；限制中國軍備；禁止民衆加入排外團體等。條約還提出嚴懲以載漪為首的數十名倡導義和團的罪魁。對此，慈禧太后心裏十分清楚。聯軍統帥瓦德西就說：“吾所列罪魁皆其從者，為全中國體面，其罪首尚未提出也。此而不允，吾將索其為首者！”（《清鑑》）為全部滿足帝國主義的要求，慈禧太后下令將肇禍官員分判懲處。其中載漪、載瀾因屬皇親貴族，未處死刑，祇是革職奪爵，發往新疆禁錮。載漪的兒子溥儀也失去大阿哥的名號。載漪到涼州（甘肅武威）後再未西行，而向北折，去了賀蘭山蒙古阿拉善旗。祇有載瀾一人到了新疆。《我的前半生》說載漪“發配新疆充軍”，而未言及載瀾。

載瀾流放到新疆省城迪化（今烏魯木齊），新疆巡撫饒應祺曾對遣員張蔭桓嚴加管束並奉命將其處死。但對載瀾不但未加管制，反而給予優厚待遇。將他安置在新東門內江浙會館居住，有寬敞的宅院馬廐。當時人稱他瀾公爺，住處為公爺府，府中修飾、用具和房費都由官府支付。再由藩庫每年支給他八千銀兩作生活費用，還派僕從多人供其驅使。按規定，遣員是嚴禁攜帶妻妾或就地娶納的。乾隆年間員外郎開泰在此流放期間曾私買婢女為妾，生有一女。乾隆帝弘曆怒斥其“身圖安逸，甚屬無耻”，下令“永遠枷號示衆”（《清高宗實錄》卷1142）。後來，開泰之舅富通為烏魯木齊協領，向新任都統明亮求情，“將開泰交富通看守開枷，將離異之妾令其合居，生有一子。富

通因赴京引見，欲交旗看守，開泰畏懼投井身死”（《清高宗實錄》卷1186）。案發後，明亮、富通均受到嚴厲懲處。如果說前清尚有一些雷厲風行之舉，到清末已蕩然無存。有的祇是貪污腐敗、奢侈淫糜、上下相蒙、百務廢弛。載瀾到迪化不久，即娶瑪納斯縣一少女為妾。他愛以騎馬消遣娛樂，就挑選良馬四十匹，按毛色分為純黑、雪白、棗驢、淡黃、鐵青等，分別由專人飼養，而馬料，馬伕俱由官府支差。

1902年秋，新疆布政使潘效蘇陞任巡撫。三年後“坐侵款褫職，戍軍臺”（《清史稿·德宗本紀二》）。他在任期間更為攀附載瀾，大加優待。他提倡吃轆轤會，即從巡撫起，依次由藩司、臬司及迪化府縣官員輪流宴樂。除朝廷規定的忌辰之外，幾乎無日不宴，每宴有戲，酒食爭逐，盛極一時。載瀾每宴必到，以其身份高貴，位於巡撫之側，儼然為座上賓矣。至於載瀾宴會戲樂，更是家常便飯一般。他舉宴先有糖菓點心，接着是冷食三十二盤，名目是八松八薰八甜八咸。八松是鷄、鴨、鵝、魚、豬、牛、羊、雞蛋煮熟用醬油炒干，製成絲狀，八薰是將上列各品醃製後，用松木煙薰，還有山楂糕等八甜和火腿、蝦米等八咸。冷食過後上正菜，有清湯燕窩、紅燒鹿筋、黃燜羊肉、口蘑鷄片、鴨條海參、肉片燒翅等山珍海味，然後是冰糖蓮子粥、八寶飯、餛飩油餅等。酒肉完畢，擺上糖菓茶水，開始看戲。載瀾花樣翻新，不讓領班人請點戲，而令扮旦角的演員身着戲裝，下臺到席前送上戲目摺請客點戲。他還另倡看戲之後大加賞錢、賞食的豪舉。

載瀾在吃喝之餘倡舉玩樂，城裡玩膩了，又想去城外尋歡作樂。迪化城東北十里處有一風景區，溪谷溫泉，匯聚成河，山迴水轉，急流飛濺，兩岸古木參天，清新幽雅。乾隆年間紀曉嵐曾來這裡遊覽並洗溫泉，“溫泉在城北十餘里，硫泉也。上無屋覆，浴必支帳。”他有詩曰：“界破山光一片青，溫墩流水碧冷冷。遊人倘有風沂興，祇向將軍借幔亭。”還寫道：“溫泉東畔火熒熒，撲面山風鐵氣腥”。鐵廠有役兵八十人採煉。以後在水出山谷口修建了水磨，故人稱這裡為水磨溝。載瀾在此依山傍水修建了幾處亭榭，以供夏日遊宴，並將第一個亭子題額曰“一斗亭”。

1905年秋，新任巡撫聯魁到職後，以載瀾身為遣員，不該如此驕奢，將藩庫支給他的八千銀兩約減一半，並勸其安分守法。載瀾纔不得有所收斂。